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四

起乙亥梁敬帝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文宣帝天保六年。盡辛卯陳宣帝大建三年齊後主武平二年周武帝天和六年凡十七年

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天保六年凡四國春正月

月梁王營始稱帝梁王營即位改元於江陵是為後

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瞻速

操亦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于長沙遣兵

伐後梁琳將兵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

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齊遣兵救江陵

不及取梁郢州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州以

崔

齊使儀同三司慕容嚴戍郢州王僧辯遣侯真攻之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二月梁

王方智立晉安王自尋陽入建康即梁王位時年十

軍都督中外軍事加三月齊人克梁東關

陳霸先征西大將軍齊主先使

建康與王僧辯書曰嗣主冲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

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

主卿宜迎接僧辯不從三月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

裴之橫禦之敗死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

魏免梁俘數千口魏宇文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為太

子王僧辯遣使奏啓於淵明定君臣之禮因求以梁

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入即位以

方智為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齊築長城齊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

州于梁齊慕容嚴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

靴帶食之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至是淵明命瑱還

豫章齊人以地遠難守割以予梁凡梁民亦還之

七月齊主伐柔然大破之○八月齊以道士為沙門

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

於前遂勅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

奉命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

智稱藩于齊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

心待之子顓屢諫不聽及僧辯納淵明霸先遣使爭

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讐雪

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
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
乃密聚金帛為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
人告霸先使為備霸先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使徐度
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自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
人皆以為將禦齊師不之怪也安都引舟艦將趣石
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
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霸先乃進安都
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披甲帶刀軍人捧之投於女
垣內眾隨而入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
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願帥左右苦戰敗
走就執霸先曰我何幸公欲與齊見討而乃無備
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霸元殺之既而竟
無齊兵前青州刺史程靈洗帥兵救僧辯力戰軍敗
父之乃降霸先義之淵明遜位就邸十月方智即皇
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篡逆仍請稱藩於齊封淵明
為建梁陳霸先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梁
安公梁陳霸先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梁
吳興太守杜龕叛梁遣陳禧討之譙秦刺史徐嗣徽

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于石頭以叛十一

月齊遣兵援之

初龕恃王僧辯之勢不禮於陳霸先

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禧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僧
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章載以郡應之僧
辯弟僧智為吳郡太守亦據城拒守禧至長城收兵
纔數百人龕遣其將杜泰將兵攻之數旬不克而退
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不利自表東討留侯安都杜
稜宿衛至義興拔其水柵譙秦刺史徐嗣徽從弟嗣
先僧辯之甥也亡就嗣徽以州入于齊嗣徽密結南
豫州刺史任約將兵乘虛襲建康據石頭游騎至闕
下侯安都閉門令城中登陴賊者斬及夕嗣徽等
還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出戰大破
之嗣徽等奔還石頭霸先以書諭章載載降霸先引
與謀議卷甲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裴忌攻吳郡
忌輕行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奔吳興忌入石頭
十一月齊遣兵渡江據姑孰又遣兵度糧馬入石頭
霸先問計於章載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
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築城以通東道

轉輸分兵絕彼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
可致霸先從之使侯安都夜燒齊船千餘艘周鐵虎
斷齊運輸仍遣載於大航築壘使杜稜守之齊
人亦立柵與相拒使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齊主

殺其清河王岳初齊平秦王高歸彥幼孤高祖令清

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城南
歸彥諧之言其僭擬齊主惡之齊主納倡婦薛氏有
寵既而知其嘗與岳通益怒使歸彥鳩岳父之齊主
無故斬薛氏藏首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出
其首投於柵上一座大驚復命收取對十二月梁陳

之流涕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霸先及齊人戰敗之徐嗣徽任約奔齊陳霸先帥諸

柵齊將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疾戰燒柵齊兵大
敗溺死者以千數嗣徽與任約引齊兵還據石頭霸
先遣兵先據要險嗣徽等不敢進頓浦口霸先遣侯
安都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霸先攻石頭城中無
水達摩請和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乃與
齊和以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丹陽尹王冲之

子珉為質而與齊盟嗣徽約皆奔齊莊方等之子也梁以陳寶應為晉安太守

初晉安民陳羽世為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
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蕭雲以郡讓羽羽令寶
應典兵時東境荒饑而晉安獨豐衍至是羽求傳郡於寶應霸先許之魏降其宗室王

者為公○突厥滅柔然可汗鄧叔子奔魏突厥取而

殺之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

契骨威服塞外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
自漠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疆請盡誅鄧叔
子等於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

三年齊天保七年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

為大冢宰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

師大冢宰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
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

內

三年

齊天保七年

恭帝

春正月

魏初建六官

以宇文泰

為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

師大冢宰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
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

空自餘百官 梁陳禧克吳興獲杜龕殺之 陳禧周文皆傲周禮 龕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

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龕等通龕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

讐隙如此豈復可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龕等破梁

遣兵擊侯瑱於湓城 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

先霸先使周文育將兵擊湓城又遣三月齊儀同三

侯安都周鐵虎立柵於梁山以備之

司蕭軌侵梁次于蕪湖 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

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夏

湖霸先遣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

五月梁建安公淵明卒 ○六月梁陳霸先及齊師戰

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徽 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

卒齊兵遂至秣陵陳霸先召周文育與徐度杜稜禦

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

青墩以斷文育歸路文育攻之斬其驍將鮑師嗣徽

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齊兵進及兒塘建

康震駭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

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

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安都帥

十二騎突其陳破之六月齊兵至幕府山霸先遣別

將擊其糧運盡獲之齊軍殺馬驢以食至玄武湖西

北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

爨而臺中及朝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然四方糧

運不至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

陳禧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裹以荷

葉未明蓐食出幕府山與吳明徹沈泰等首尾齊舉

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

死者不可勝計擒徐嗣徽斬以徇追奔至于臨沂諸

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軍士縛荻筏以濟溺

死甚衆唯任約王僧愔得免軍士以賞俘賀酒一人

裁得一醉齊梁王琳遣使奉表于魏于齊 侯平頻破

人殺陳曇朗 侯平頻破

王琳兵威不接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收其衆奔

江州侯瑱與之結為兄弟琳軍勢益衰遣使奉表於

魏

齊江陵之陷琳妻子沒于魏琳又齊大治宮室丁齊發
 獻款于魏以求之亦稱臣于梁齊初立也留心政術
 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主之初立也留心政術
 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內外
 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
 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
 行狂暴袒露形體街坐巷宿妻太后嘗以其酒狂舉
 杖擊之齊主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齊主
 自匍匐以焚太后懼挽之曰曷汝醉耳齊主乃設地席
 恨欲自焚太后懼挽之曰曷汝醉耳齊主乃設地席
 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脫背就罰太后前自
 抱之齊主流涕苦請乃答脚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
 不自勝因是戒酒旬又復如初雖以楊愔為宰相
 使進厨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又嘗持槊走馬
 以擬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高氏婦女不問親
 踈往往亂之或以賜左右不從者手刃之為戲樂楊
 鋸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楊
 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
 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
 諫齊主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

殺之以成名於後世齊主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齊
 主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納曰有大樂亦有大苦
 齊主曰何謂也對曰國亡身殞所謂大苦齊主欲斬
 之既而捨之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
 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擒之以來齊主壯之
 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
 賞齊主即回縮賜之又嘗乘馬欲下峻岸道德攬轡
 回之齊主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
 先帝論此兒醜醜顛狂不可教訓齊主默然而止它
 日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杖之典御丞
 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
 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
 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
 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所
 諫竟斬之由此內外惜惜各懷怨毒而能委政楊愔
 搃攝機衡百度修勅是以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少
 歷屯阨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
 殺已者亦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賢才為已任
 性復疆記一見秋七月梁陳霸先自為司徒揚州刺
 皆不忘其姓名

史進爵長城公梁以侯瑱為司空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侯瑱鎮豫章

孝頃城新吳與相拒瑱悉眾攻之不克侯平發兵乘虛攻豫章瑱眾潰奔溢城霸先使記室蔡景歷說瑱

令降瑱乃詣闕歸魏江州刺史陸八月魏陵州獠叛討平之

於城下一面獠棄兵携妻子觀之騰潛師三面俱上

遂平齊主如晉陽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齊主

門郎是連子暢曰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齊主乃命勿殺九月梁陳霸先自為

丞相錄尚書事○魏及突厥襲吐谷渾敗之突厥木

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史

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眾自散木

杆從之與寧分道破二城復與會于青海歎寧勇決

甚厚贈遺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

覺嗣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

為之至是北度河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

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

國大冢宰安定公出鎮同州時年十五初泰尚魏孝

武妹馮翊公主生覺姚夫人生毓毓於諸子最長娶

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嫡恐

以嫡不疑如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先斬之遂拔

刀而起泰起止之於是議定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

事不得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

覺為世子護名位素卑至是輔政羣公莫服護問計

於大司寇于謹謹曰今日之事謹必以死爭之若對

自序

通鑑綱目卷之三

七

自序

通鑑綱目卷之三

七

松

齊併省州縣 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
守令倍於昔時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二口減於疇昔
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三十六戍

師覺自為周公 ○梁以周迪為臨川內史 初侯景之
亂臨川民

周續起兵郡中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尋為部
將所殺其宗人迪勇冠軍中衆推為主梁朝以為臨
川內史時民遭亂皆棄農業羣聚為盜唯迪所部獨
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歛必至餘郡乏絕者
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接繩破篋齊築長
旁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人皆附之
城齊自西河摠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
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
十五

丁丑 梁太平二年 魏恭帝二年 齊天保八年 陳高祖武帝
陳霸先永定元年 周孝愍帝宇文覺元九月以後世

代并齊 大國後梁 小國凡四國 春正月周公

覺稱天王廢魏主為宋公宇文護自為大司馬 魏宇文護

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魏主詔奉
冊璽禪位于周遷魏主出居大司馬府周公即天王

位追尊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封魏帝為宋公以木
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

為大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保 周主祀園丘定郊廟

之制 周主祀園丘自謂先世出於神農以神農配二
丘始祖獻侯莫那配南北郊文王配明堂廟號

太祖仍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 吐谷渾寇周 吐

穆為五廟其有德者別為祧廟不毀 吐谷渾寇周 谷

渾攻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
翼曰攻取非夷俗所長寇來不過鈔掠耳掠而無獲

勢將自走數日 二月梁蕭勃起兵廣州次于南康 勃
間至果如其言

兵于廣州遣歐陽頔及其將傅泰蕭孜 周大司馬護
為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

殺冢宰趙貴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
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

殺護信止之護聞梁丞相霸先使周文育擊蕭勃獲

其將歐陽頎傳泰勃為其下所殺歐陽頎出南康屯

口城余孝頊出豫章據石頭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頎

共襲高州刺史黃法輿至城下曇朗陽敗走法輿乘

之頎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以歸周文育於豫章

立柵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偽若遁

去者孝頊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

頎及蕭孜傳泰余孝頊之間築城饗士頎等大駭文

育遣周鐵虎等襲頎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頎乘舟

而宴巡廐口城下使其徒丁法洪攻泰擒之攻孝頊

退走勃軍聞之周宇文護自為大冢宰○周冢宰護

弒中山王諡曰魏恭帝三月周冢宰護殺趙公獨孤信○

夏四月梁鑄四柱錢禁細錢四柱錢一當二十梁復以歐陽頎

為衡州刺史使討廣州克之初周文育送歐陽頎傳

泰于建康陳霸先與頎

有舊釋而厚待之蕭孜余孝頊猶據石頭多設船艦

夾水而陳霸先遣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安都潛師

夜燒其船艦水陸攻之蕭孜出降孝頊逃歸霸先以

頎聲著南土復以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

訖已克始興頎至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六月梁丞相霸先遣兵擊王琳

于郢城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霸先

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會武昌以擊之

齊大蝗河南北大蝗齊王以問魏郡丞崔叔贊對曰

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秋八月周人歸

故梁主繹之喪于王琳琳請九月梁丞相霸先自為

相國封陳公加九錫○周冢宰護弒其君覺及其柱

國李遠而立寧都公毓周主覺性剛果惡宇文護之

居權要亦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

諸之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以臣觀之將不

道于居放堂

吉

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不以為然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於外以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王乃止鳳等懼密謀刻日誅護光洛又以告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摠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執鳳等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官人執兵自守護遣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召公卿議廢王為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鳳恒等皆被誅時李植父柱國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既至護欲全之以植付遠使自誅之遠素愛植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將植謁護護令略陽公與相質植辭窮乃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尋弒略陽公黜其弟元氏為尼寧都公冬十月梁陳公霸先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為江陰王

梁主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勒兵入宮衛

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梁主為江陰王

陳以蔡景歷為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摠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陳主

祠蔣帝廟○陳置刪定郎治律令○周祔太祖於太廟七廟共用一太牢始祖薦首餘皆骨體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

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陳主受禪歎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

郢州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安都乃悉眾詣沌口合戰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被擒鐵虎辭氣不屈琳殺之囚安都等摠以一長鎖繫之移湘州軍府就郢城遣樊猛襲據江州

蕭乾為建安太守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

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陳主患之使侍郎周

蕭乾諭以禍福豪帥皆降即以乾為建安太守周

以令狐整為豐州刺史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降

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乃以司憲中大夫令

狐整權鎮豐州整傾身撫接人情遂洽於是除整刺

史徙固湖州整遷州於武當旬日之間府城周備遷

者如歸固部曲多願留為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許

莫不流齊人築重城齊人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

涕而去齊人築重城齊人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

十二月齊主幽其弟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

齊初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齊主因問左右何物最黑對

曰無過於漆齊主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執之渙

殺使者而逃為人所獲送鄴齊主又與永安王浚有

舊怨及即位浚為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

以齊主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

諫者大敵未滅吾甚憂之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見

聽否或密以白齊主齊主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

齊主裸程為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又於屏處

召楊愔譏其不諫時齊主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

懼奏之齊主大怒浚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

禍謝疾不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

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地牢飲食糞穢

共在所

戊寅

二年齊天保九年明帝春正月梁王琳伐陳次于白水

遣使乞師于齊王琳引兵十萬下至湓城屯於白水

為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而無所就琳不

敢下乃遣使求援於齊且請納永嘉王莊以主梁祀

余孝頃遣說琳曰周迪黃法輿皆依附金陵陰窺間

隙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

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樊猛李孝欽劉廣

德將兵赴之使孝頃摠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

史司馬消難叛入于周

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為

觀其所為

周宇文護自為太師○二月齊北豫州刺

史司馬消難叛入于周

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臯御史中丞興
 義雲遣御史詣北豫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
 懼密請降于周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
 士迎消難三遣使消難皆不報武疑有變欲還忠曰
 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
 聞擊柝聲武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
 馳遣召武武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
 至洛南皆解鞍而臥齊眾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
 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齊納梁
 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齊納梁
 永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為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
 ○夏四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謚曰梁敬帝五月陳主捨
 身於大莊嚴寺○梁丞相琳伐臨川不克余孝頃等連八城以
 逼周迪迪懼請和樊猛等欲受盟而還孝頃貪其利
 不許樹柵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黃法氈等救
 之分兵攻孝頃別城猛等不救而沒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秋八月陳

侯安都周文育自湓城逃歸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等賂守者得上

岸步投陳軍陳主宥之復其本官梁丞相琳歸于湘州陳主遣謝哲往諭王琳琳

請還湘州冬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酒

憂憤形於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
 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齊主亦大悲抵孟於

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酒益甚或於諸貴戚
 家角力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

條將諫其友王琳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齊主
 大怒疑演假辭於琳欲殺之演私謂琳曰王博士明

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勿怪乃於象中
 杖踰二十齊主聞之以故得不死髡鞭配甲坊居三

年演又因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
 齊主不知所為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

琳還汝乃釋琳琳流涕曰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
 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琳

由是得免還為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
 謝去必辭琳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

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曉曰主
上起居不恒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
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
曰今朝廷所恃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
命一旦禍至奈家業何演欷歔不自勝即焚之後復
乘間苦諫齊主使力士亂捶之會醉得解齊主褻黷
之遊遍於宗戚唯至常山策則不溫裕開朗禮士好學
屢諫演深愧謝之太子殷自勿温裕開朗禮士好學
關覽時政甚有美名齊主以其不似已欲廢之使手
刃囚太子側然不斷其首齊主大怒親以馬鞭撞之
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齊主因酣宴屢云太
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
楊惜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為戲
惜白收言齊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或
燒犁耳使囚立其上或燒車缸使以臂貫之唯郎中
蘇瓊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有人告反者事或付瓊多
得申齊減百官祿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築臺殿賜
雪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
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十二

月齊主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齊主如北城因視永

地牢齊主臨宥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悲怖聲顛齊
主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湍素與浚不睦進曰猛
虎安可出宥齊主默然使左右刺之浚渙號哭呼天
乃燒殺之遠近痛憤齊主遂以浚渙妃賜左右之殺
浚渙者及齊主姐常山王演 陳高涼太守馮寶卒時
為政乃收葬之令妃還第 春正月周王始親政
元永定三年 武成 表歸政周
王始親萬機軍旅 周改都督為摠管○夏四月齊主
殺其膠州刺史杜弼 齊主之為魏相也弼為長史齊
政用事弼又不為之下德政數短之齊主因飲酒遣
使斬之既而悔之驛追不及崔暹卒齊主親往哭謂
其妻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齊主曰 閏月周更定曆
然則往省之乃手斬其妻擲首墻外

卯巳

道行書文堂

通鑑綱目卷之三

三

○齊主殺其僕射高德政德政與楊惛同為相惛忌

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

懼稱疾惛曰若用為冀州病當自差從之德政即起

怒殺之周令有司毋得糾赦前事周主詔有司無得

倉廩與海內所共若有侵周人敗吐谷渾置洮州周

盜雖經赦免罪微備如法周人敗吐谷渾置洮州

蘭祥與吐谷渾戰破之拔其洮五月朔日食○齊主

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齊主問於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

殺魏宗室二十五家齊主問於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

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誅始平公

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

而陳豫章內史熊曇朗殺周文育周文育周迪共討

豫章內史熊曇朗引兵會之王琳遣其將曹慶攻迪

敗之文育退據金口曇朗因其失利殺文育而併其

眾周敷擊破之曇朗齊取梁北江州刺史魯悉達奔陳

朗單騎奔巴山齊取梁北江州刺史魯悉達奔陳

魯悉達部將引齊軍入城六月霖雨周以霖雨詔羣

悉達帥麾下數千人降陳臣極諫左光祿

大夫樂遜言四事其一以為比來守令代歸期促責

其成效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

優優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為頃者魏都

洛陽一時殷盛貴勢競為侈靡終使禍亂交興比來

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

移有損政俗其三四以為選曹補擬宜與眾共衆心明

白然後呈奏其四以為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

猶若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

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周王賜處士韋夔號逍遙公

宜貪利邊陲輕為興動周王賜處士韋夔號逍遙公

徵魏將軍寇雋入見夔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

其志周王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

訪以政事夔仰視歎曰醜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

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

儔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綃五匹儔知之曰得

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

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其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其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其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其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其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其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其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其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其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其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其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其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其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其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

之傳不得已入見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陳侯安都敗梁師于左里○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禧立

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穀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及殂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疆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

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禧於南皖侯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

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輒即按劍上殿曰皇后出璽是日即位以侯瑱為太尉

齊主滅元氏之族齊主盡誅諸元前安都為司空

齊主減元氏之族齊主盡誅諸元前安都為司空

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唯元蠻元文遙等數家獲免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

景安以其言白齊主齊主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胡

氏曰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為高洋所勦幾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跋珪已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不已天之所惡也天之

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也雖然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秋八月周王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仁之極矣秋八月周王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公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為威天

陳主封子伯茂為始興王

初高祖追封兄道譚為始興王伯茂為始興王

周以安成公憲為益州長安本宗乏饗徙封項為安

周以安成公憲為益州成王而以伯茂為始興王

初周太祖平蜀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

摠管之問諸子誰可往者皆不對少子安成公憲請

行太祖以其幼不許至是以為益州摠管冬十月齊

主洋殂太子殷立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

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侍郎鄭願受遺詔輔政十月殂於晉陽羣臣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詔諸雜作一切罷十一月梁丞相琳敗陳師于湓城

鄧州刺史掇留任奉梁主莊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眾臨江為之聲援琳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任忠擊明徹大破之因引兵東下

陳世祖文帝禱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春二月梁丞相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持百餘日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鄧州孫瑒嬰城自守琳恐眾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西岸為之聲勢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瑒等徐躡其後風反為瑒用琳擲火炬皆反燒其船瑒發拍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觸之琳軍大敗齊軍自相蹂踐陳軍乘之斬

獲萬計琳走奔齊梁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必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奉莊奔齊樊猛及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其兄毅帥部曲降陳

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齊主殷立演仍居東館事皆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或謂之曰鷲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王何宜屢出邪中山太守陽休之謁演演不見休之謂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暮見七十士猶恐不足王何疑而拒客邪晞乃謂演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傳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家祚亦何得長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曰不應齊主還鄴人謂演必留守根本楊愔疑之使與長廣王湛俱從平秦王歸彥知禁衛愔留從駕五

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歸彥由是亦怨愾領軍將軍
 可朱渾天和每曰若不誅二玉少主無自安之理燕
 子獻謀處婁太后於北宮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
 爵賞多濫悉加澄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玉歸彥
 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其謀告二王侍中宋
 欽道請去二玉齊主不誅愔等乃奏李太后出二王
 為刺史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后以啓示
 之昌儀密啓婁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
 奏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
 會百僚愔等將赴之鄭願止之愔不聽湛伏家僮數
 十人於後室與賀拔仁解律金等數人約於坐執愔
 及天和欽道子獻歐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
 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使人執願
 願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命也二王與歸彥等擁愔等
 突入雲龍門開府成休寧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
 不從歸彥久為領軍軍士服之皆弛杖休寧歎息而
 罷演入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
 側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
 擅朝權威福自己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
 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衛士

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
 顯祖所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
 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
 樂內刀而泣婁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
 已出婁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為留使豈不佳邪
 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
 為縱之齊主猶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
 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
 不敢為叔借況此漢輩但句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
 叔父處分遂皆斬之演令歸彥引衛士過華林園以
 京畿軍士入守門閤斬娥永樂婁太后臨愔喪哭曰
 楊郎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
 愔揔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
 麒麟而策蹇驢可悲甚矣遂以演為大丞相都督中
 外諸軍錄 **陳衡陽王昌自周歸于陳** 初陳高祖以其
 尚書事 屢請之於周周不遣至是乃遣昌還昌致書陳主辭
 甚不遜陳主召侯安都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
 歸老安都曰自古豈有被天子臣愚不敢 **三月齊**
 奉詔請自迎之於是陳主以昌為衡陽王

丞相常山王演如晉陽

演如晉陽謂王暉曰不用卿

暉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

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齊主遂詔軍國之政皆申晉

陽稟大丞相規筭胡氏曰王暉之言何其悖歟天時

之無舛即人理也人理之正道也暉欲遂其邪謀速演篡

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為三事可謂巧言亂德利口

覆邦者矣梁郢州刺史孫瑒降陳周軍初至郢州得其

南面五十餘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

食士卒皆為之死戰周人不能克乃授瑒刺史瑒為

許以緩之而潛修守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周人聞

陳兵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吾與王公同獎

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乎乃以州降陳

王琳之東下也陳主徵南州兵周迪黃法範赴之熊

曇朗塞其中路迪等圍陳主殺其弟衡陽王昌

及琳敗曇朗走死陳遣使如周初高祖

昌濟江侯安都中流隕之使以陳遣使如周

溺告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

從安成王頊詣江陵至是與昌俱還因進夏四月周

和親之策陳主乃使周弘正通好於周

冢宰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立

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餠餹而進之周

主覺之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

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

家必此子也遂殂邕即位邕性深沉有遠識非因顧

問未嘗六月陳人葬梁孝元帝○秋八月齊常山王

演廢其主殷為濟南王而自立

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密謂曰比諸勳貴每見道言

我違天不祥恐當有變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暉曰比

者殿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上下相疑何由可

又密以問趙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

聞則口噤心係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聲論每欲陳

共勸演演遂言於婁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

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未幾演

自皇學及堂

白啓太后以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后從之八月下令廢齊主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它也演遂即位於晉陽詔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謂王暉曰卿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卽勅暉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日入東廊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爲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雋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詳思條奏給以御食齊主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卽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嘗問舍人裴澤得失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而頗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齊主笑曰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如此但恐後又嫌踈漏耳羣臣進言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容色貶悴衣不解帶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齊主立侍帷前以爪掐掌代痛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陳太尉侯瑱攻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救之

江陵

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陳使侯瑱等將兵逼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獨孤盛救之

軍於湘州會糧援斷絕敦恐瑱知之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召傍村人陽有訪問隨卽遣之瑱以爲實敦又增營壘爲久留之計先是土人多乘輕船載米肉以餉瑱軍敦乃僞裝餉船伏甲士於中瑱軍望見逆來爭取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降瑱軍瑱遣兵迎接馬畏船上伏發盡殺之

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皆拒擊之瑱襲破冬十一獨孤盛於楊葉洲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

月齊以盧叔虎爲太子庶子齊主問時務於叔虎叔虎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併吞者此失於不用疆富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與我相持農業齊主自將擊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庫莫奚走之○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巴陵

降陳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齊以王晞為侍郎不受

齊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晞曰應死但

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殿廷非

行戮之所也齊主改容謝之欲以為侍郎苦辭不受

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

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

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

耳胡氏曰王晞力辭要官而以易顛難保為戒則晞

之說演使速取國其心非為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

殺已而遷怒其齊置屯田初齊境羅貴左丞蘇珍芝

子耳不亦伎乎南軍防足食平州刺史嵇暉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

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

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辛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保定春正月周太師護

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又詔五府摠於天官事齊以

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王琳為揚州刺史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更圖進

齊主使琳與盧潛將兵赴之琳沉吟不決景徽恐事

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為驃騎開府揚州刺史鎮壽

陽湘州降陳周師還賀若敦相持日久不能制乃借

船送敦等度江敦慮其詐報云必須我歸可去我百

里之外瑱留船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比歸宇文

護以敦失地無二月周以韋孝寬為勳州刺史周人

功除名為民

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乃置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為刺

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齊之動靜皆先知之有主

帥以城降齊孝寬遣謀斬之齊境生胡敷為抄掠不

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

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

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

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

到我之城惶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

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三月周制十二

道行考文堂

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齊

丁兵周改八丁兵為十二月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

周更鑄錢文曰布泉一當五九月齊主演弒濟南王齊

之誅揚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

年湛心不平齊主在晉陽湛守鄴散騎常侍高元海

典機密齊主以斛律羨為領軍分湛權湛不聽羨視

事是時濟南閔悼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

平秦王歸彥恐王復立勸齊主除之齊主使歸彥至

鄴徵濟南王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有

三策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見太后

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下策曰發言即恐族

刺史沈靖自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

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今集文武示

以徵濟南之執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

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未能用

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殿下當為冬十月

天下主湛乃送濟南王于晉陽齊主殺之朔日食○十一月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廢太子

百年為樂陵王齊主演出畋馬驚墜地絕肋妻太后

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齊主

乃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

效前人遂殂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請殯所發視

使者復命乃喜馳赴晉陽即位立百年為樂陵王周

壬午

遣使如陳周人許歸陳安成王項使司會上士京兆

及魯山郡十二月陳立鹽賦權酷法庶子虞荔中丞孔魚

歸彥為冀州刺史和士開為黃門侍郎平秦王歸彥

特勢驕盈至是侍中高元海等言其必為禍亂齊主

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以為冀州刺史敕令早發

督將悉送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語久

道行

通鑑綱目卷三

三

崔

納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陳遣兵討其江州刺

史周迪于臨川初陳主徵迪出鎮淦城不至豫章太

鼓吹女妓金帛還豫章迪不平陰與留異相結遣兵

襲敷敷與戰破之閩州刺史陳寶應亦陰與異合虞

留不遣寄常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佗語以亂之

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

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

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

實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

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之出

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陳主乃

以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齊以盧潛為揚州刺史

黃法蕤周敷共討周迪

數欲南侵盧潛以為未可齊主許之琳由是陳改鑄

五銖錢梁未喪亂鐵錢不行民間私用鵝眼後梁主

與潛有隙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

而三月陳安成王頊自周歸于陳

陳主謂杲曰家弟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

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

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

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

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

也陳主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項妃柳氏及

子叔寶猶在穰城陳主復遣陳遣兵討其縉州刺史

晉殂太子歸立

後梁主安於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

而三月陳安成王頊自周歸于陳

陳主謂杲曰家弟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

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

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

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

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

也陳主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項妃柳氏及

子叔寶猶在穰城陳主復遣陳遣兵討其縉州刺史

留異于東陽異奔晉安遣侯安都討之至是敗走夏

四月齊太后婁氏殂

齊主不改服服緋袍登三臺置

止樂齊主怒擲之齊青州言河水清齊主遣使周始命貴臣

食邑先是周之羣臣受封爵者皆未五月齊以斛律

光為尚書令光金之子也秋齊冀州刺史高歸彥作亂伏

誅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

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齊主使尚書封子繪乘

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既而城破

獲歸彥送鄴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齊主知九月

朔日食○冬十月陳詔省諸費用詔以軍旅費廣百

減削至於百司宜亦思省約十二月齊主殺其兄之

子太原王紹德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曰若不從當殺

王紹德至閣不得見有怨言后大慙由是生女不舉

齊主詎曰爾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環

築殺紹德后大哭齊主愈怒裸后擗之遣為尼

癸未三年齊河清二年保定春正月齊以高元海為兖州刺

史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高元海又以元海庸俗

輕之兖州刺史畢義雲作書於元海論時事給事

中李孝貞得而奏之齊主由是疎元海以孝貞兼中

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潛元海齊主以馬鞭

箠元海責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不陳周迪衆潰

義也以鄴城抗并州無智也出之兖州陳周迪衆潰

奔晉安迪至晉安陳寶應以兵資之留異亦遣子忠

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曰自天厭梁德英雄

互起陳氏夷凶翦亂海內樂推此乃天時非人力也

且兵革以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

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

姬猶且棄而弗顧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肯將

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

謀張陳并陘之勢北軍萬里遠闔鋒不可當將軍自

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出無名未

知其利實應大怒然周太師護殺梁公侯莫陳崇崇

以寄民望優容之周太師護殺梁公侯莫陳崇崇

周主如原州周主夜還長安人竊怪其故崇曰不過

晉公死耳或以告護護遣使將兵就第逼令自殺

晉公死耳或以告護護遣使將兵就第逼令自殺

晉公死耳或以告護護遣使將兵就第逼令自殺

晉公死耳或以告護護遣使將兵就第逼令自殺

二月周頌大律

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造大律十五篇行之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五

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磔絞斬梟

裂凡二十五等三月朔日食○齊城軹關齊詔司空

步騎二萬城軹關仍築夏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

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仍賜以延年杖

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有司設席於中

楹太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

寧正烏周主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

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周主跪授爵以醕有司徹周主

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明王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

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

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

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

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

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胡氏曰憲老乞言古先

哲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然三代而後寥寥千五百

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

聽而為之未有真得進言之益者也烏乎古之善政

若井田封建之類其遂不可行於世邪六月

陳殺其司空侯安都初安都鎮京口恃功驕橫賓客

問收攝輒奔歸安都陳主銜之安都弗之覺侍宴酒

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園襖飲謂陳主曰何如作
臨川王時陳主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啓
借供帳水飾明日載妻妾入宴安都坐御座賓客居
羣臣位陳主惡之舍人蔡景歷希旨稱安都謀反陳
主慮其不受召故以為江州刺史安都過建康陳主
與宴又集其將帥會于朝堂於坐悉收之下詔暴其
罪惡明日賜死初高祖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
安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皆有所短
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
而肆志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齊主殺其河南
王孝瑜齊侍中和士開有寵茹諂百端賞賜不可勝
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無復君臣

之禮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齊主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使士開與胡后榷樂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趙郡王獻及士開共譖孝瑜奢僭山東唯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醜殺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

秋九月陳廣州刺史歐陽頔卒以其子紇代之○周及突厥侵齊初周人欲與突厥連

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楊荐及王慶往結之齊人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教鄰好悉以蠕蠕降眾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周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為得萬騎足矣乃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伐齊達奚武將步騎三萬自南道出會於晉陽忠拔齊

二十餘城突厥以十萬騎會之三道俱入時大雪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欲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齊主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搃之冬十一月陳討周迪敗之遂進軍討

陳寶應周迪復越東興嶺為寇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破之敵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

無肯言者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督軍自東道會之

甲申四年齊河清三年春正月齊主及周師戰于晉陽

周師敗績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何可當邪周人以步

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

段韶曰步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雪逆戰非便不如陳

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

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還至長城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聞忠退亦還初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

河樵水及是齊嬖幸用事軍政漸紊反樵水以備周兵之逼解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靡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二月朔日食○三月齊頒律令制田賦齊初

顯祖命刑定齊律久而不成決獄者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世祖卽位思革其弊乃督修者至是而成其刑名有五一日死輟梟斬絞二曰流投邊裔為兵三日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

日杖自三十至五十凡十五等其流內官及老小闕廢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緡代金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門子弟常講習之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

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頃義租五

斗奴婢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周初令百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官執笏○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湛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百年常作數敕字教

書者封奏之齊主怒使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珖留與其妃斛律氏而入齊主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袂哀號不食月餘亦卒决猶在乎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秋

八月朔日食○九月周封李昞為唐公以追錄佐命元功封昞虎

之子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

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閻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使人與語韋孝寬亦為致書言之是時周人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方懼許

歸護母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令人為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復使其母與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詔拒突厥軍於塞下齊主遣徐世榮乘傳問之詔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護名為相其實主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卽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大赦每四時伏臘帥諸親戚行家人禮稱

傷上冬十月周太師護會突厥侵齊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

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宇文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內外諸軍凡二十萬人周主授護斧鉞親勞其軍護遣尉遲迥將前鋒趣洛陽權景宣趣懸瓠楊擗出軹

關周迪誘陳南豫州刺史周敷殺之周迪復出東興陳宣城太守錢

肅以城降之迪衆復振周敷帥所部擊之迪給敷一言欲還朝乞挺身共盟故許之方登壇為迪所殺

一月陳克晉安獲陳寶應留異誅之陳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水陸

為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伐木為筏施拍其上乘江漲壞其水柵又攻其步軍方合戰

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寶應大敗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留異送建康

斬之陳主命昭達禮遣虞寄詣建康既見齊擊周師勞之曰管寧無恙以為衡陽王掌書記

敗之獲其少師楊擗十二月及宇文護戰于洛陽大

敗之初楊擗為邵州刺史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齊太尉婁獻將兵奄至大破之擗遂降

周人攻洛陽不克宇文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

斤堆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及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

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闕逼乃腹心之病齊主乃遣韶

督精騎一千救洛陽齊主亦自晉陽赴之韶至洛陽與諸將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馳告諸營

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為左軍長恭為中軍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懼韶謂曰汝宇文護纔

得其毋遽來為寇豈欲送死邪周人以步兵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

師大敗死者甚衆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資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王雄在後拒戰雄馳馬

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按稍不及光者丈餘欲生擒之光惟餘一矢射雄中額雄走至營而卒軍中

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

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矣乃還齊以韶為太宰光為太尉長恭為尚書令楊忠引兵應接突厥軍糧不給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護本無將齊山東大水飢死者不略是行又非本心故無功

周滅宕昌置宕州

宕昌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討滅之以其地置宕州

乙酉年 陳天嘉六年 周保定五年 春二月周遣使如突厥逆女

夏四月陳侍中安成王頊免

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獻恃

頊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侍殿下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彗星見○齊主下殿陳主為之免頊侍中朝廷肅然

湛傳位於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以祖珽為秘書監

珽有文無行嘗為高祖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鞭配甲坊又嘗坐賊當絞除名顯祖愛其才復令直中書省齊主為長廣王珽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珽私說工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官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彗星見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象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位於緯以太子妃斛律氏為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馮子琮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珽拜秘書監大被親寵 秋七月朔日食○陳遣兵擊周迪

殺之○冬十月周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

周以函谷關城為通

洛防以賀若敦為中州刺史鎮之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

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誠之

丙戌 陳天統元年 天和 春正月日食 夏四月陳以孔

負為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臺閣眾事並令僕射到仲

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瑱尚書袁樞舍人劉

師知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柔弱謂瑱曰吾欲

導太伯之事瑱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與等曰今

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負

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

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

卿乃以負為太子詹事司馬公曰孔負處腹心之重

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面辨

廷爭以絕覬覦以為誠邪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外

若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

忠竭節以死繼之奈何以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不

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

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 陳主禱殂太子伯

宗立 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

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 五月陳以安成王瑱為

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 司徒錄尚書事徐陵為吏部尚書

衆曰永安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致令

負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

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 秋八月周信州蠻反討平

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之 周信州蠻冉令賢等據巴峽反黨與連結二千餘

之 里前後討之不克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討

賢內恃水邏之固外託泮陽之援資糧充實器械精

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如

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

勝之術也乃遣王亮帥眾拔其入城遂間募驍勇進

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攻水邏今賢兄子龍真據水邏旁石勝城騰密誘降
之水邏衆潰令賢走追斬之信州舊治白帝騰徙之
於八陳灘北以司馬裔為信州刺史周萬榮郡民作亂討平之周小吏
奉使梁益且為陸騰督軍糧時臨信楚合等州民多
從亂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
戰咸樂為用及還會巴州萬榮郡民反攻圍郡城昂
謂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百姓
專之可也募兵得三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
賊壘賊以為大軍至望風瓦解周以為渠州刺史冬
十二月齊主湛殺其河間王孝琬孝琬怨執政為草
人而射之和士開
祖瑛潛之曰草人以擬聖躬也齊上皇頗惑之會孝
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車
稍幡數百以為反齊始用士人為縣令魏末以來縣
令多用廝役
由是士流耻為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
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勅用之悉召集神武
門令趙郡王獻宣旨慰諭而
遺之齊之士人為縣自此始

丁未 陳主伯宗 光大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陳安

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到仲舉初陳

為梁相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
儀體歷世祖朝委任甚重與安成王頊到仲舉同受
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中參決衆事頊與左右
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為朝野所屬忌之與
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東官舍人殷不佞素以名
節自任馳詣相府矯勅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遷
東府經理州務中記室毛喜馳語頊曰此必非太后
意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出外即受制於人
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領軍將軍吳明徹
亦贊之頊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喜入言於太后太
后曰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陳主亦曰
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以報頊頊因囚師知
入見太后以師知付廷尉賜死以仲舉為光祿大夫
暹亦被誅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頊雅重之免
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於頊右衛將軍韓子高與仲
舉通謀未發仲舉既廢心不自安子高亦自危求出

項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入皆執之下獄賜
 死以始興王伯茂為中衛大將軍師知子高之謀伯
 茂預之項恐其扇動中外使居禁中夏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叛附于
 周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遣
 等襲之梁主亦上書言狀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
 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
 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
 盟約之信典無名之師乎宇文護不從遣襄州總管
 衛公直等將兵助之閏六月齊左丞相咸陽王斛律金卒金門
 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挽車至皆
 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
 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秋八月
 齊以東平王儼為司徒儼齊主之弟也有寵於上皇
 魏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遙駐車去牛
 頓輒於地以待其過少遲則前驅以赤捧捧之自遷

鄴後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命一遵舊制儼恒在
 宮中坐含光殿視事諸父皆拜之器玩服飾皆與齊
 主同儼性剛決嘗言於上皇曰尊兄儒何能帥左右
 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

九月周人梁人會華皎侵陳敗績陳遂襲周沔州執

其刺史裴寬梁以華皎為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

下與吳明徹戰于沌口明徹募軍中小艦令先出當

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以大艦

拍之西軍大敗皎直皆奔江陵周與陳既交惡周沔

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未至程靈洗舟

師奄至城下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齊山東饑○

寬猶帥眾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

冬十一月朔日食○齊流祖珽于光州珽與黃門侍

置地牢中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戊辰光天二年周天和春三月周納后阿史那氏

可汗更許齊昏留周使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為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

周主行親迎之禮周太傅燕公于謹卒

親信教訓諸子務存靜退卒諡曰文陳攻梁江陵不克

灌之梁主出頓紀南以避之周摠管高琳與梁王操守江陵晝夜拒戰十旬擊明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

梁主乃得還夏四月齊以和士開為僕射

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秋七月周隨公

楊忠卒忠子堅為小官伯宇文護欲引以為腹心忠

是忠卒冬十一月朔日食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

宗為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

言頊遂以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廢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篡又下令黜伯茂為温麻

侯賞諸別館齊主湛殂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

其手曰勿負我遂殂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

馬子琮問其故士開曰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

欲盡追集然後議之士開素忌太尉趙郡王徽及領

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獻於外奪定遠禁兵

乃說之曰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

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且升遐之事行路皆

傳父而不舉恐有它變士開乃發喪周梁州獠叛討

平之周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諸將

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為惡者誅之從善

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恒

稜聞之猶豫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

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為鄉導文表曰此路

寬平不須為導，卿但慰諭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乃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眾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乃徵其租稅。無敢違者。」周以文表為蓬州刺史。

陳高宗宣帝項立 ○ 二年春正月，陳主項立。○ 二月

齊徙東平王儼為琅邪王。○ 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

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等俱用事，時號入貴。太尉趙郡王叡與定遠、元文遙等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貨賂，穢亂宮掖之罪。太后曰：「王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不可。叡等投冠於地，拂衣而起。明日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翦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

先帝任用可並用為州，且令出納待過山陵，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葬畢。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有中人密為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厄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請婁定遠獻之。」定遠喜，謂曰：「欲還入不？」士開曰：「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齊主太后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入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叡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

加以餘珍賂之夏四月齊以高阿那眩為尚書令韓長鸞為領軍陸令萱為女侍中穆提婆為侍中祖珽為秘書監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眩素以諂佞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都督韓長鸞亦以嘗衛東宮累遷侍中領軍穆知內省機密官婢陸令萱者坐其夫駱超謀叛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和士開阿那眩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斛律后之從婢穆舍利有寵於齊主令萱乃為之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齊主思祖珽復以為海州刺史珽乃遺陸媪弟儀同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媪言於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目

已盲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為秘書監上開諧齊主之舅胡長仁出刺齊州長仁怨憤遣人刺之事覺士開問珽珽引薄昭事遣使賜死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歐陽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持節諭旨儉語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達討之冬十二月周齊公憲侵齊圍宜陽○周陳復通好

庚寅 太建二年 春二月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

○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沈氏為

石龍太夫人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

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淮口多聚沙

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斬於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表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以行義何憂懼乎至是陳主徵以為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憶安車鼓吹麾節

秋七月齊以和士開為尚書令

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為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為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絕遂攻其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周使將軍李遷哲將兵救之昭達兵不利引還

九月齊立子恒為太子

齊穆夫人生子恒陸令萱欲以為太子以子恒為太子

子恐斛律后怒乃白齊主使后母養太子

冬十月朔日食

齊以蕭莊為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

辛卯

王莊為梁王許以興復竟不

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

周平越舊置西寧州

齊築城於汾北周齊公憲還救之

周齊爭宜陽又

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於華谷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寔難乃畫地形且陳其狀宇文護不聽齊斛律光果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請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恠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

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

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章孝寬

戰于汾北周師敗績

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

伐夏四月朔日食

六月齊太宰段韶圍周定陽克

道守居文堂

道守居文堂

道守居文堂

之獲汾州刺史楊敷齊段韶引兵圍定陽周汾州刺史

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簡精兵

專守之此必成擒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

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擊擒之遂取汾州敷憤之族子

也敷子素少多才藝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贈諡申

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

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諡曰忠壯

素漸見禮遇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

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

富貴也齊取周四戌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

還未至鄴齊主勅使散兵光以軍士有功未得慰勞

乃密表請遣使宣旨軍還將至紫陌駐營待使齊主

惡之亟召光入見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

然後宜勞散兵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權意不平二人忌之

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於外

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

構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

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

宜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它文書奏之齊主可之

儼誑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伏連請覆奏子琮曰

琅邪受救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軍士伏於神虎門

外執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逼儼帥軍士三千人

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令萱而殺之

齊段韶引兵圍定陽周汾州刺史

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曰

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簡精兵

專守之此必成擒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

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擊擒之遂取汾州敷憤之族子

也敷子素少多才藝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贈諡申

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

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諡曰忠壯

素漸見禮遇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

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

富貴也齊取周四戌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

還未至鄴齊主勅使散兵光以軍士有功未得慰勞

乃密表請遣使宣旨軍還將至紫陌駐營待使齊主

惡之亟召光入見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

然後宜勞散兵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權意不平二人忌之

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於外

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

構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

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

宜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它文書奏之齊主可之

儼誑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伏連請覆奏子琮曰

琅邪受救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軍士伏於神虎門

外執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逼儼帥軍士三千人

欲盡殺嚴府吏光曰此皆勲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於是罪之有差太后責嚴嚴曰馮子琮教兒太后遂殺子琮九月齊太宰平原王段韶卒韶有謀略得士死力功高望重而雅

性温慎得宰相體事後母孝閨門雍肅勲貴之家無能及者卒益忠武齊主殺其弟琅

邪王儼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

恐懼宜早為之計齊主未決以食舉密迎侍中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齊主乃使將軍

趙元侃誘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齊主乃出元侃為豫州而召儼使劉

桃枝拉殺之時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死既而贈儼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冬十月齊主

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而未之信

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於北宮太后或為齊主設食

齊主亦不敢嘗十二月周以基平都州與梁梁華皎如周過襄陽說衛公直

日梁主民少國貧望借數州以資之直然之遣使言狀周主詔以基平都三州與之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五

起壬辰陳宣帝太建四年齊後主武平三年周武帝建德元年。盡癸卯陳後主至德元年隋文帝開皇凡十二年

王陳太建四年齊武平春二月齊以祖珽為僕射胡太

幽北宮珽引魏保太后故事欲立陸令萱為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有也令

萱亦謂珽為國師由此得僕射三月朔日食○周主討其太師宇文

護殺之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摠屬相府

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

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

此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

遂疎之衛公直有怨於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

直及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王軌右侍

上士宇文孝伯謀之周主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

上

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路於地直出斬之召宮伯長孫覽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將多不自安柱國侯龍恩為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之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卵之危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乘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幸甚幸甚護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及弟萬壽皆死高祖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齊公憲素為護所親任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或有不可憲每曲而暢之周主亦察其心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周主不許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孝伯為人沈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以聞至是以為車騎大將軍周主閱護書記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命賜粟帛遷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

直為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

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遠同為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轉睦我君臣叶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徒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大司徒

祖珽知騎兵外兵事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

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路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嘆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

厥畏之謂之南可汗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効其父金之法管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太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周章孝寬密為諶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柵木不扶自舉令諜傳之於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肯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家藏弩甲奴僮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當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二子珽使郎郡祖信簿錄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珽問更得何物祖

信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杖之一百珽大慙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遣賀拔伏思乘驛捕美至幽州門者白使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美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周主聞之為赦其境內胡氏曰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祖珽之徒獨亂齊室光為上相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殛竄而以空言肆罵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者委權而去猶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皆不及此也其及宜矣○珽遂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珽求為領軍元海密言於齊主曰孝徵漢人目盲不可齊主以告珽珽遂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刺鄭州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齊主常令中要人秋八月齊主廢其后扶持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

斛律氏○周使杜杲如陳杲至陳陳主謂之曰若合

日合從圖齊豈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齊立昭儀胡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

氏為后

初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

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昭儀

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

以昭儀寵幸方隆不得九月朔日食○冬十月齊立

昭儀穆氏為右后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后以胡

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惡之令萱一旦

忽以后服被昭儀坐之帳中謂齊主曰如此人不作

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乃立十一月周毀上善殿周

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十一月周毀上善殿周

遊道會苑以上十二月齊主廢其后胡氏陸令萱一

善殿壯麗焚之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

前作色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

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

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廢為庶

人自是令萱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賜與傾府藏

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殺生與奪突厥木杆可汗

准意所欲尋以右后穆氏為皇后

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

其弟是為佗鉢可汗分立爾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

汗統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齊亦

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

何憂於貧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神武公竇毅尚襄

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於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

癸巳

陳太建五年齊武平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錄尚書

事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

常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噉齊置文林館齊主頗好

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齊置文林館齊主頗好

推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覽三月周獲白鹿周

子獲白鹿以獻周主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

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

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謂公卿

道守居夜堂

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
重共署推之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
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尚書裴忌曰臣同徐
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
忌監軍事統衆代齊明徹出秦郡黃瀼出歷陽齊
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
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
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
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
歷陽瀼擊破之齊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
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
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侮
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
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
舊將將之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更遣餘人掣肘復
北而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
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
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
名處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攝祠部郎嘗白高阿那
肱龍見當雲阿那肱驚曰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

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疆知星
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
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
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
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
摩訶曰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使指示之摩訶
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穀弓未發摩訶擲銑鏡中
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
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
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
陽召募以拒陳瓦梁廬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瀼
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齊昌瓜步胡墅
等城亦五月齊以祖珽為北徐州刺史齊自和士開
降於陳五月齊以祖珽為北徐州刺史用事以來政
體隳紊及珽執政頗收舉才望沙汰人物又欲黜諸
閹豎及羣小輩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中
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路事連提婆欲使與
令萱皆連坐且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
為中領軍君瑩為御史中丞令萱怒排出之胡后尋
廢珽曰以益踈諸宦者更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

萱下林拜曰老婢應死孝徵大是奸臣人寔難知齊
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勅受賜等十餘事出刺
北徐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齊蘭陵王長恭貌美

大盛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及代段
詔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願責之長
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邛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
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
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問計相願曰王但屬疾在家勿
預時事而已長恭然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
為將有疾不療齊王醜殺之六月陳克齊灑口等城○齊主遊南

苑殺其從官六十人以高阿那肱為司徒○秋七月

陳敗齊師克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齊遣陸騫救齊

將周吳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
邀其後大破之克巴州齊王琳保壽陽陳吳明徹以
琳初入衆心未固乘夜攻之城潰山陽盱八月周太
監降陳陳復克齊青州馬頭廣陵等城

子贊納妃楊氏

妃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

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
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欽容曰正人豈復過
卿乃復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
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
佞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
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
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冬十月齊主殺其侍

中張雕崔季舒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因與

大見委信雕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
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貴倖側目陰謀
陷之左丞封孝琰侍中崔季舒皆祖珽所厚嘗謂珽
為衣冠宰相近習惡之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雕
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且
道路相驚以為大駕畏避南寇則人情必致駭動遂
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等意有異同
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齊主曰諸漢官連名忽

署未必不反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雕季
 舒等六人遂如晉陽胡氏曰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
 友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其意必曰姑與之合少敗
 無傷也不如是不可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良
 之用轡也忘詭遇之賤冀十禽之獲志
 不得就用殞厥軀未哉雖之為儒哉
陳師攻齊壽

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等城
吳明徹

堰肥水以灌城城中腫泄死者什六七齊皮景和等
 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
 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
 敢戰明矣乃攻拔之擒王琳等送建康琳體貌間雅
 喜怒不形於色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
 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故將
 卒見者皆歎歎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資給明徹
 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
 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齊主聞之
 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
 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
 為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齊主即大喜酣歌鼓舞陳

以明徹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
 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
 克齊昌淮陰朐山濟陰濟南徐州等城齊北徐州民
 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
 得出衢路反者疑城已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
 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參軍王君植將
 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謂不能
 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
 且守反者竟散走陳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朱瑒
 致書徐陵請許其葬陳主許之瑒瘞琳於八公山側
 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
 柩於鄴齊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武給輜輶車以
 葬
齊立婢馮氏為淑妃
穆后愛衰其侍婢馮小憐大

淑妃陳定州刺史田龍升以江北叛入于齊陳討平之

初梁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於陳安州刺史周昞
 至是陳徵昞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
 陳遣昞討斬之
 盡復江北之地

甲寅 太建六年 齊武平 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
五年周建德三年

為王○二月朔日食○齊朔州行臺高思好舉兵反

敗死思好本高氏養子驍勇得邊鎮人心齊主使嬖臣至州不禮之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側之

惡進軍至陽曲軍敗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三月周

太后叱奴氏殂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

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

袒括髮汝當愧之汝親太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

無論他人及葬周主既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

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

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

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

今依禮胡氏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

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

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喪葬吉塊卒三年之

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

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

幸無門庭之寇與師伐鄰皆禮所不得為者夏五月

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周廢佛道教毀淫祠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

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

載者盡除之胡氏曰物壞則虫育木朽則蠹生人少

則禽獸繁氣衰則邪沴入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

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戮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

走不居荷室

通鑑綱目卷三十三

十一

直字若文定

通鑑綱目卷三十三

十一

知

乃大敗奔荆州周主還擒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為吏

直殺之以運為大將軍攻戰降附功賞紛紜魚識

部尚書鑒精敏不受請託事無疑滯人皆悅服齊殺

其南陽王綽復以兒血塗婦人縱狗食之齊主聞之

鑠詣行在至而宥之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蠟於

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齊主即命索蠟置浴斛使人

裸臥斛中號叫宛轉齊主與綽臨觀喜噓不已因讓

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大有寵韓長

告其反殺之使人誣

宋乙 六年周建德四年武平春二月朔日食○三月周使開

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如齊齊人留之不齊主言語澁訥

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大臣奏事莫

得仰視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為新

巧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夜則然

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

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

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白衣藍縷之服行

乞其間以為樂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

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顓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

並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蒼頭劉桃枝等皆

開府封王其餘歌舞人見鬼人等濫得富貴者殆將

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乃

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皆食其祿一戲之

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

由是為守令者率多商賈競為貪縱民不聊生周主

謀伐之命邊鎮益儲侍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守禦

周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

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

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

盡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倚

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鵝又募山南驍銳公河而

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

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

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鵝以北萬春以南

何

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眾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豐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翹葉其折衝之將解律明月已斃於謙曰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於齊以觀豐其參軍高遵以夏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胡氏曰作為奇巧以蕩上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義當詰責桃根削去官任以戒中外恐猶不能絕也今徒費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本無怒心姑以敦朴示天下爾則亦何所憚哉秋七

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攻金墉不克而還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

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摠管于翼問策它人莫知至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宇文弼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成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熨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比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弘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路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帥眾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可破也閏月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閏月陳敗齊師于呂梁○冬十二月朔日食

丙寅 大建八年 齊隆化 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贊伐吐谷

渾○夏六月朔日食○陳太子詹事江摠免初陳太子叔寶

欲以江摠為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

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陳主將許之與奏

曰江摠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摠願選敦

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主曰然則誰可者與曰王

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廓

父名泰不宜為太子詹事與曰范曄即范泰之子亦

為太子詹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摠遂與太子為長

夜之飲養良姊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摠家陳主

怒免齊司徒趙彥深卒彥深既卒朝貴典機密者惟

侍中解律孝卿一人而已其

餘皆嬖 周太子贊還長安太子在軍多失德宮尹鄭

倖也 將軍王執等言之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太子復

召譯戲狎如初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

臣無異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

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

乃勅官官錄其言動每月奏聞太子畏懼矯情脩飾

由是過惡不上聞王執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

必不克負荷弼勸執陳之執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

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

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周主以問弼對曰皇太子未聞

有過既退執讓弼反覆弼曰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

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家遠慮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唐虞為天下擇人尚付之異姓東宮既不才餘子又幼弱曷若授之齊王之為愈乎其語王執天命云冬十月周主伐齊者拒諫弗然之意也吁亦蔽矣

取平陽十一月齊主攻之不克十二月周主復伐齊

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德王延宗以

守周主拔而執之周主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况其朝廷昏亂政由

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

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諸將多不願行周主曰機不

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於是自將伐齊先是齊晉州行臺張延儁公直勤敏儲侍有備百姓安

業疆場無虞諸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

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事何急奏

聞至莫使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西還以避其鋒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京兆王韶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論周主雖善其言竟以梁士彥為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外援不至眾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王勅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於城南塹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壘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佈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

道行若文堂
通鑑綱目卷之三
惠

大家去齊主卽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陛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將軍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至尊宜回齊主將從之穆提婆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資械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禕翟等遇於中塗命淑妃著之而後去周主入平陽旣而欲還梁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齊主入晉陽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速收遺兵背城死戰齊主欲向北朔州遂奔突厥羣臣皆以爲不可不從有告阿那肱謀反者以爲妄斬之周師至齊主以安德王延宗爲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乃回向鄴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周主以提婆爲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達天

命官爵有加自是降者相繼胡氏曰穆提婆亡齊之臣也周世祖聲言其罪戮諸齊境則齊人悅服矣旣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齊之臣子急於近利而昧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教忠明義不學之過也。并州將帥請於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遂卽位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輒石以禦敵周主至晉陽廷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入之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齊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旣捷飲酒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主欲遁去諸將亦多勸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爲主奔波關東響振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及王誼亦以爲去必不免降將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虚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傾復振明日還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兩國非有怨惡直爲百姓

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大赦削齊
亂制收禮文武召伊婁謙勞之執高遵付謙任其報
復謙頓首請赦之司馬公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
之任也高遵叛臣周高祖不自行戮使謙復怨失政
刑矣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
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非公義也○齊主入
鄴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浩將幽州兵趣并州獨
孤永業將洛州兵趣長安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又
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解律孝卿請齊主
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怙慨流涕以感激人心
齊主既出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
怒無復戰心行臺僕射高勣將兵衛太后太子還鄴
宦官苟子溢猶縱暴民間勣將斬之或謂勣曰獨不
慮後患邪勣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正坐此輩濁
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恨矣周主出
齊宮中珍寶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
爵有差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強問之乃曰若任
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齊
主引諸貴臣問以禦周之策高勣曰今之叛者多是
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以上家屬置之

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
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
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草
易齊主引高元海等議禪位太子
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恒承元元年周建德六年
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二國 春正

月朔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
入鄴齊丞相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

齊齊太子恒即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為太上皇帝
莫多婁敬顯尉相願謀伏兵斬高阿那肱立太宰
廣寧王孝珩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謁阿那肱等曰朝
廷不遣孝珩擊賊豈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
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
忌邪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相願拔佩
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周師至鄴圍之齊
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
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也猶拒戰周
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榮

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
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
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為偽朝戮力
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
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
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
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
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
駟馬以自隨又遣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慰諭引入
訪以齊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
州敗請出兵不報聞并州陷乃降周緯留胡太后於
濟州使高阿那肱守關自與穆后馮妃幼主恒韓長
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
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
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
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千餘騎南走尉遲
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周主詔故斛律光崔
季舒等宜追加贈諡并為改葬子孫隨蔭叙錄田宅
沒官者還之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詔
毀東山南園三臺以其瓦木諸物賜民高緯至鄴周

主降階以
實禮見之
二月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潛起兵信都

周齊王憲伐而執之
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潛於信都共謀匡復周主

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潛所署領軍尉相

願以衆降憲與潛戰破之執潛及孝珩謂曰任城王

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

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

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憲善用

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聞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

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為北朔州

總管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潛不果乃迎鄭州

刺史范陽王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
城皆應之紹義引兵南去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
已為周守遂奔突厥突厥佗鉢可汗甚愛重之凡齊
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州鎮唯東雍州行臺
傳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
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
五百寶寧者齊之疎屬有勇梁王朝周于鄴自秦兼
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

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餼設九
饋九介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費致
享皆如古禮
周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周主西還詔山東
諸州各舉明經幹

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
三月齊東雍州行臺傅伏降
卓爾不群者不拘此數

周初周主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不從既克并州復
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

賜伏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
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速斬之以令天

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
水召伏伏隔水問至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

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
出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

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
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跡所以

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它日又問前救
河陰得何賞對曰蒙授特進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

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為傳伏善守城不
可動遂歛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
夏四月周

主至長安封高緯為溫公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
列其王公等於後備大駕

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緯為
溫公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悲不自

持屢欲仰藥其
周以李德材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誥
侍婢禁止之
格式及用

山東人物
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周主詔以
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

可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并
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度人已上唯聽衣綢綿

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
服不拘此制司馬公曰周高祖可謂善

處勝矣它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秋八月周定

權衡度量**○周免齊雜戶**初魏虜西涼之人沒為隸
戶齊氏因之至是悉放為

民**周獲九尾狐焚之**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
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今無

其時恐非實**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圍彭城**陳
錄命焚之

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軍至
呂梁周徐州摠管梁士彥帥眾拒戰明徹擊破之士
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陳主銳意以為河南指麾可
定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陳主怒以
為沮眾免官削爵土周主殺温公高緯夷其族周人誣温公高
反并其宗族皆賜死眾人多自辨理高延宗獨攘袂
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緯弟仁英仁雅以疾得免
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微盧氏蓬首垢面長齋
不言笑微放之乃為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為業
十一月周討稽胡降之初周敗齊於晉州齊所棄甲
升之孫沒鐸為主至是周將討之議欲窮其巢穴齊
王憲曰步落稽種類多山谷險絕且當翦其魁首餘
加慰撫遂以憲督軍擊沒鐸擒之餘眾皆降周省後宮
妃嬪之數周主性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至是詔唯置妃二
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每行兵親在行
陳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是月晦
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

日食○周頒刑書要制羣盜賊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十二

月周徙并州軍民四萬戶于關中○齊范陽王高紹

義稱帝于北朔州高寶寧自黃龍勸進於高紹義紹義稱帝以寶寧為相突厥舉兵助

之

戊陳太建十年周宣春二月周上大將軍王軌攻彭城

獲吳明徹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

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惴懼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

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奉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

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潛軍突圍未足為耻願公

帥步卒乘馬輦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為摠督必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五

須身居其後第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摩訶因帥馬軍
 夜發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
 得過王軌引兵蹙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
 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睺全軍得還初陳
 主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
 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用車騎
 去長就短非我所便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
 長之術也至是陳主謂之曰卿言驗矣即日召蔡景
 歷復以為征南諮議
 參軍明徹憂憤而卒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其制以皂
紗全幅向
 後襍髮仍裁為四脚胡氏曰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
 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
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周家紗襍此後世
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
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治天
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
冠為然哉
 夏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太子
 贊立以鄭譯為內史中大夫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
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

宮詔停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
 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朔殂年三十六太子
 即位即逞奢欲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
 閱視宮人逼而淫之超拜鄭譯為內史中大夫委以
 朝政不踰月而葬詔議即吉樂運以為
 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不從
 周主贊殺其

叔父齊王憲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
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

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
 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

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周主

不懌由是疎之乃與于智鄭譯等謀密使智告憲有

異謀遣孝伯召憲入殿伏壯士執之憲自辨理周主

使智證之憲日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

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

遂縊之周主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李綱以死

自誓終無撓辭撫棺號閏月周立后楊氏○高紹義
 入幽州周人討之紹義奔突厥高紹義聞周高祖殂
以為得天助幽州人

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之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擒之紹義還入突厥高寶寧救范陽未至聞昌期死還據和龍秋七月周以楊堅為上柱國大司

馬○九月陳主及其羣臣盟陳主立方明壇於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

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眾分遣大使班下四方以相警戒冬十一月突厥寇周

亥巳 陳太建十一年 周宣帝 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

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大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樂運上疏曰虞書所稱青炎肆赦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周主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纒踰年即恣聲樂百戲日夜不休多聚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沈湎旬日不出於是樂運與觀詣朝堂陳帝入失

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上女不許輒嫁其三一八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斷雕為朴今乃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其八玄象垂誠不能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歎曰滅洪同死人猶願之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二月周治洛陽宮周以洛陽為諸州兵四萬周主殺其徐州摠管王軌及宮正宇文人治其宮室周主殺其徐州摠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

文孝伯因言執將鬚事周主遣使殺執內史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不聽巖進脫中頓顙三拜三進周主曰汝欲黨執邪巖曰臣非黨執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使闔豎搏其面執遂死巖亦廢于家周主之為太子也尉遲運為宮正數進諫不用至是謂宇文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為秦州摠管它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屬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是為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命將出賜死運至秦州亦以憂死胡氏曰宇文孝伯以貴戚之卿膺顧命之重至是亦無所逃其死矣然死之非難處死之難也使孝伯於齊王憲烏丸執之死也引義力爭爭而不從死之可也而孝伯於此二者諫既不力又贊成之蓋將以自免也曾不量無道之君心常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有輔拂之憎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免死

而不能處 **周與突厥和親** 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死者也 周主以趙王招女為千金

公主 **周主贊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天元傳

妻之 彌甚所居稱天臺自比上帝冕服車旂皆倍常制以樽彝珪瓚飲食羣臣朝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不聽

人有天高上大之稱游戲不節晨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

又加至二百四十后妃嬪御亦多杖背於是內 **周徙**

外恐怖人不自安周主闡仍居東宮號正陽宮 **周徙**

否經還洛陽 ○夏四月周主贊立妃朱氏為天元帝

后 ○五月周諸王皆就國 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

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 **秋七月**

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 **陳初用大貨六銖錢** ○周主贊立四后 改天元皇后

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 **冬十月周主**

贊復道佛像

天元與二像並坐大陳雜威令士民縱觀

十一月周行軍元

帥韋孝寬侵陳克壽陽及廣陵○周鑄永通萬國錢

一當十二月周初作乞寒胡戲

天元以災異屢見舍仗衛如天興宮百官

上表請還乃還御正武殿集百官宮人外命婦大列妓樂作乞寒胡戲

周取陳江北地

南北交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

自是江北之陳將軍周法尚叛降于周王叔堅不相

地盡没于周能叔堅蓄其欲反法尚奔周陳主遣樊猛擊

之法尚戰而為走伏兵邀之猛僅以身免 春正月周稅入市者人一錢○三月

周杞公亮作亂韋孝寬討誅之

周杞公亮與韋孝寬將兵伐陳其子婦尉

遲氏有美色入朝天元逼而淫之亮聞之懼還至豫州夜襲孝寬營不克而走孝寬追斬之天元即召其

婦入宮拜

周主贊立五后

周天元將立五后以問小宗伯辛彥之對曰皇后與

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博士何妥曰帝嘗四妃虞舜二

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悅免彥之官以陳氏

為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造下帳五使

輜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令命婦執笏拜天臺者俛伏如男子 夏五月周主贊殂

隨公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徵諸王還長

安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

后母獨孤氏詣閭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

大疑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

滅尔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鄭譯與堅少同學奇

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不自安嘗私於譯曰久願出

藩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

敢忘也會天元將遣譯攻陳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

儀並見親信天元召入臥內欲屬以後事而瘖不能
言助見周主闡幼冲以楊后父堅有重名遂與譯及
御史大夫柳裘韋謏御正下士皇甫績謀引堅輔政
堅不敢當助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助自為也堅乃
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秘不發喪助譯矯詔以
堅摠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助等逼之儀連署之
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
趙王合膺重寄公等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
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助等乃代署而行之諸衛
既受勅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徵趙陳越
代滕五王入朝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
之令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之以其
民望出為西邊郡守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為皇太
后朱后為帝太后陳元尉遲三后並為尼以楊堅為
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摠已以聽堅使邦公楊惠謂
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
奉公堅大喜始劉助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自攝
大司馬助又求小冢宰堅私以問德林德林曰宜作
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

堅從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
上士盧賁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
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
衆莫敢動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叱之堅乃得入賁
遂典丞相府宿衛以鄭譯為長史劉助為司馬李德
林為府屬內史下大夫高頴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
計略堅欲引之遣楊惠諭意頴欣然許之曰縱令公
事不成頴亦不辭滅族乃以為司錄時漢王贊居禁
中劉助飾美妓送贊因說之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
所歸孺子幼冲豈當大事今羣情尚擾宜且歸弟待
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庸下從之堅
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
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
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
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
虎之勢必不附已召之會葬而以相州摠管尉遲迴位望
素重必不附已召之會葬而以相州摠管尉遲迴位望
赴鄴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崔彭徵之彭以兩
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執而鎖之因大言曰
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

周復佛道二教○周相州摠管蜀公尉遲迴舉兵相州討丞相堅堅遣韋孝寬將兵討之尉遲迴知丞相

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疑有變稱疾徐行使人伺之孝寬兄子藝為魏郡守迴遣迎孝寬悉以迴謀語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

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騎追孝寬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迴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

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迴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堅以郎公韋孝寬

為行軍元帥以討迴初天元使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天元殂謂左右曰蜀公將有它計吾

不去懼及於難遂夜遁歸長安堅遣鎮潼關周丞相

堅殺畢王賢周雍州牧畢刺史王賢謀殺秋七月突厥

執齊高紹義歸之于周周送千金公主於突厥遣賀

若誑賂佗鉢可汗以求高紹

義佗鉢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

誼執之紹義至長安徙蜀病死周青州摠管尉遲勤

舉兵應相州勤迴之弟子也舉兵應迴迴所統相衛

黎洛貝趙冀瀛滄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

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申楚潼交州蘭陵亦應迴

迴遣將取建潞圍恒沂拔曹亮遣使招并州刺史李

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

深拒之堅使穆子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慰斗於堅

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鑲金帶遺堅十

三鑲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穆兄子崇為懷州

刺史初欲應迴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周丞相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周鄖州摠管司馬消難舉兵應相州○周丞相堅殺趙王招越王盛趙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引入寢室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腹心元胄坐戶側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使却

胃曠日憤氣扣刀入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胃以身
 蔽戶招不得出堅乃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
 其諸子賞賜元胃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八月周
 伺隙殺堅都督李圓通嘗保護之由是得免

丞相堅遣司錄高頴監相州諸軍周韋孝寬軍至永
 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
 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
 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揔管梁
 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迥金堅以為憂與鄭譯謀
 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
 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
 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
 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郟公以下莫不驚
 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
 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
 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乃
 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辭以父在山東
 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為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
 府司錄高頴請行堅喜遣之頴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

已自是堅措置軍
 事皆與德林謀之
周司馬消難以鄆州降陳消難舉
 堅遣王誼討之消難遂以九州八鎮降陳
 遣其子永為質以求援陳遣樊毅等應之

周益州摠

管王謙起兵于蜀丞相堅遣行軍元帥梁睿擊之
 梁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

梁遣使如周執莊手曰孤昔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

眷今猥蒙顧託當相與共保歲寒耳時諸將競勸梁

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

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

袁紹劉表王陵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強兵

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

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迥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

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

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
 未若保境息民以**周尉遲迥兵敗自殺**高頴至為橋
 觀其變梁主然之
 迥之子魏安公惇軍心東於上流縱火棧頴豫為土
 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

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頰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悼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迴卒十三萬陳於城南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迴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敗韋孝寬分兵悉平關東梁主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周丞相堅以高頰爲司馬堅之初得政也待劉昉鄭譯甚厚言無不從及辭監軍堅始疎之以頰代昉爲司馬陰勅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懼求解職司馬消難奔陳周復取鄆州○周丞相堅以其世子勇爲洛州總管總統舊齊之地冬十月日食○周丞相堅殺陳王純○周王謙敗死○十一月周相州總

管郎公韋孝寬卒孝寬父在邊境屢抗疆敵所經略驚服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及私室十二月周丞相堅自爲相國

進爵隨王加九錫○周隨王堅殺代王達滕王道

辛丑陳太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春二

月隋王堅稱皇帝庾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

遜居別宮隋王卽皇帝位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郡五百八入隋皆有之初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爲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是來朝隋主曰卿亦悔否對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處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大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隋改官名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於是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

史秘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高頴為僕射兼納言虞慶則為內史令

隋主追尊考為武元帝○隋

立后獨孤氏 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

隋主每臨朝后輒與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隋主政有所失隨事匡諫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隋主嘗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求之宮中不得隋主亦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外家呂氏素微賤求訪不知所在及即位始求得舅子

隋立世

永吉乃追封外祖為齊郡公以永吉襲爵

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 廣為晉王俊為秦王隋廢秀為越王諒為漢王

周主闡為介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為樂平公主

初劉鄭橋

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它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愈甚隋主愧之改封

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 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胡氏曰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猾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

隋徵蘇威為太子少保

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頴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頴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綽為邳公以威襲爵

三月

隋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隋主有并

吞江南之志問將於高熲熲薦弼與擒虎為廬州總管隋以蘇威

故以弼鎮廣陵擒虎守廬江使潛為經略隋以蘇威

為納言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

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

威入閣進諫隋主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前去

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

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

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

深然之威與高熲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與謀

賁劉昉元諧李詢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

謀泄昉等委罪於賁賁公卿奏二人當死隨主以故

舊不忍誅並夏四月隋放散樂禁雜戲

除名為民夏四月隋放散樂禁雜戲

隋築長城

長城之役汾州胡千餘人亡叛隋主召汾州刺史韋

沖問之對曰夷狄反覆由牧宰不稱所致臣請以理

緩靜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

之命沖緩懷叛者月餘皆至

隋主

有并

蘇威

征稅

法頗

重

威當

前去

蘇威

不值

我無

威之

匹也

威若

逢亂

世

何用

多為

隋主

起及居官

通鑑綱目卷之三

三

月吐谷渾寇涼州隋遣兵擊敗之

秀為益州總管○隋僕射高熲督諸軍侵陳

五銖錢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

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

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自是錢幣始一

便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若留之於世

在人為不道

之臣戮之於朝

入地為不

吉

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冬十月隋初行新律初周法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楊素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公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鬻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二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其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隋主不顧行本前曰陛下不以其過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隋主歛容謝之原所答者

為相州刺史房恭懿為海州刺史

初彥光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

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

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目彥光為著帽錫隋主聞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摘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十二月隋聽民出家

賦錢寫書造像

隋主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造像於是時俗風靡民

突厥佉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佉鉢

間佛書多於六倍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以大邏便母賤菴邏實貴竟立為嗣大邏便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人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沙鉢略以大邏便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眾突厥伐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眾北方皆畏附之

隋隋遣都尉長孫晟如突厥隋主既立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為周復讐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高寶寧合兵伐隋隋主患之峻長城命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突利設處羅侯沙鉢略之弟也尤得衆心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彊弱靡不知之至是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入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豐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隋主納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為鄉導

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及間既行果相猜貳

壬寅

陳太建十四年春正月陳主項俎始興王叔陵作亂

伏誅太子叔寶立叔陵陳主之次子也性苛刻狡險

伯固密圖不軌陳主不豫太子與叔陵及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陳主俎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劍藥刀斫之中項悶絕柳后來救又斫之叔堅手搯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清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柳后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勅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隋臺軍邀斬之伯固亦為亂兵隋以晉王廣為河北行臺尚書令蜀所殺太子即位

王秀為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為河南行臺尚書

令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泄方面盛選僚佐以王韶李雄李徹摠晉王府庫事元岩為益

州長史韶雄岩俱有骨鯁名徹前朝舊將故用之雄曰
 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雄曰
 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
 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隋主謂雄曰吾兒
 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二王欲為
 不法韶岩輒不奉教或自鎖或排閣切諫二王甚憚
 之陳遣使請和于隋二月隋師還陳遣使請和于隋
 喪隋主乃詔夏五月突厥伐隋入長城高寶寧引突
 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隋
 之七十四萬入長城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
 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
 高頴共議明且庾季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
 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
 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隋主愕然
 謂頴威曰是何神也乃詔冬十二月隋遣兵拒突厥
 頴等創新都于龍首山冬十二月隋遣兵拒突厥
 却之隋太子勇屯兵咸陽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
 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三千與突厥可汗十

癸卯

餘萬眾遇于周槃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
 行轉鬪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歐
 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詔以長
 儒為上柱國時馮昱叱列長義李崇皆為突厥所敗
 於是突厥縱兵入寇武威等七郡六畜咸盡沙鉢略
 更欲南入達頭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
 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隋罷江陵總管待梁主恩
 等反沙鉢略懼引兵還隋罷江陵總管待梁主恩
 禮彌厚納其女為晉王妃罷江陵總管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隋開皇三年春正月陳以長沙王叔堅為江州

刺史初陳主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叔堅

人施文慶日求其短構之二月朔日食○陳以毛喜

為永嘉內史陳中書通事舍人司馬申既掌機密頗

惡喜彊直言於陳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稱陛下

有酒德請逐去官臣陛下寧忘之邪陳主乃止尋以

創愈置酒自慶引江揔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喜時山陵初畢喜不憚欲諫則陳主已醉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陳主醒謂吏部尚書江揔曰彼實無疾但欲非我所為耳欲殺之不果以為永嘉內三月隋遷于新都○隋減調役弛酒鹽禁初令民成丁減役者歲為二十日調絹為二丈隋詔求遺書周末樵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唐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隋主夏四月吐谷渾寇隋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臨洮○隋遣元帥衛王爽伐突厥大破之突厥數入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為國安危朕以為厚歛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與沙鉢略

可汗遇於白道揔管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潛遁其軍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眾幽州揔管陰壽出盧龍塞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寶寧為其下所殺和龍悉平

陳郢州叛降隋隋主弗納○隋命左右僕射分判六部隋改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廢光祿衛尉鴻臚寺及都

五月隋揔管竇榮定與突厥戰于涼州突厥請盟而還隋秦州揔管竇榮定帥九揔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阿波屢敗前上大將軍史萬歲坐事配敦煌詣軍門請自效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請盟而去長孫晟時為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以罪歸阿

波滅北牙矣阿波自度能禦之乎又謂其使曰今達
 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
 結達頭相合為疆此萬全計也阿波然之遣使隨晟
 入朝沙鉢略聞之遂襲北牙大破之阿波還無所歸
 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來其部落歸之
 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
 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
 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亦
 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
六月突厥寇幽州
 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隋摠管李崇戰死
 突厥寇幽州隋摠管李崇帥步騎
 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
 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頽不可守軍士苦飢死亡
 略盡突厥論之使降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
 徒罪當萬死今日效命以
秋八月朔日食○陳以長
 謝國家乃挺刃突陳而死
沙王叔堅為司空
 叔堅未之江州復留
冬十一月隋
罷郡為州
 兵部尚書楊尚希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
 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衆費

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則國家不虧粟
 帛選舉易得賢良矣蘇威亦以為請隋主從之罷郡
 為**十二月陳司空長沙王叔堅免**
 叔堅既失恩心不
 以求福陳主召將殺之叔堅對曰臣犯天憲罪當萬
 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
 乃赦**隋更定律置博士**
 隋既頒律令蘇威屢欲有所
 免官不言今既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為民害不可數
 更至是隋主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以律尚嚴密
 乃勅威及牛弘等更定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
 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
 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
隋汾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詔西自蒲陝東至衛汴水次
 十三州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
 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
隋杞州刺史和干子
 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免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或上
 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

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為杞州刺史
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如謂
優老可加厚賜若令刺舉所損殊多隋主善之干子
竟免或見隋主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
諫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
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
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
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
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
所司隋主嘉之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或又奏曰竊
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然燈遊戲竭貲破
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
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
起無益有損請行禁斷詔從之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五

